

《往事与沉思》传记丛书

朱尚刚著

诗侣莎魂

我的父母朱生豪、宋清如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往事与沉思》传记丛书

朱尚刚著

诗侣莎魂

我的父母朱生豪、宋清如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诗侣莎魂：我的父母朱生豪、宋清如 / 朱尚刚著. —上海：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 11
(往事与沉思传记丛书)
ISBN 7-5617-2118-8

I. 诗… II. 朱… III. ①朱生豪—生平事迹②宋清如—生
平事迹 IV. K825.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1999) 第 38552 号

责任编辑 陈丽菲
责任校对 郭绍玲
封面设计 陶雪华

·《往事与沉思》传记丛书·

诗侣莎魂·我的父母朱生豪、宋清如

朱尚刚 著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中山北路 3663 号 邮政编码 200062)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经销

南京理工排版校对公司照排

上海新文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 × 1168 1/32 印张 15 插页 6 字数 331 千字

1999 年 11 月第 1 版 1999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001-3,500 本

ISBN 7 - 5617 - 2118 - 8/K · 170

定价 23.00 元

总 序

往事,人人都有;然而每个人的往事各不相同,有的平淡无奇,有的却丰富多采。各式各样的人的往事,构成了一部社会的历史,也蕴含着人生的真谛。要认识社会,要探索人生,要研究历史,就很有必要了解更多的人的往事。

在当今中国和世界都处于急剧变化、迅速发展的时刻,要更好地适应这种形势,跟上时代的步伐,人们就更需要加深对社会认识,对人生的思索,对历史经验教训的回顾,也就更需要回首往事,进行沉思。

我们固然需要了解更多的人和往事,需要有更多这方面的书,然而更需要了解的是那些阅历丰富、富有思想、善于思考、喜欢探索的人的往事,需要更多有关这些人的充满哲理、发人深思、给人启迪、开拓眼界的书。这样的书不只停留于对某个人走过的具体人生道路,他(或她)的所思所想的介绍,而且可以通过这些具体经历和思想,帮助我们看到他(或她)所处的社会的缩影或某些侧面,可以帮助我们了解历史,加深对人生的理解。从某种意义上说,这类书

写得好的话,就可以是一种有价值的史料,就可以是反映整个社会的百科全书。

这并不是不可企及的。19世纪俄国杰出的思想家赫尔岑的著名回忆录《往事与沉思》可以说就是一个范例。赫尔岑对自己所处的时代(指19世纪四五十年代)有透彻的了解。他想“通过一个偶然进入历史道路的人来反映历史”。事实上,他的确做到了。高尔基称赞说,赫尔岑在自己身上对这个时代的体现是“惊人的全面、完整,包括它所有的缺点和所有难忘的优点”;他是“第一个俄国思想家”,在他之前“没有人能像他那样多方面地和深刻地观察俄国生活”。长期侨居国外的赫尔岑对自己的祖国充满真挚的爱,正是对祖国的爱促使他写这部回忆录。他在给俄国著名作家屠格涅夫的信中写道:“《往事与沉思》中,在仇恨专制主义的同时,透过每一个字都可以看到对人民的爱。”在回忆中,赫尔岑充分表达了自己的思想、感情和信仰。法国著名作家雨果在给赫尔岑的信中谈到《往事与沉思》时写道:“这是一部幸福、信仰、崇

高思想的编年史……”因此，赫尔岑的《往事与沉思》被誉为 19 世纪中叶一部真正的“俄国生活的百科全书”是当之无愧的。

我们这套丛书的书名正来自赫尔岑的回忆录。我们真诚地希望，我们这套丛书不只是在书名上而主要是在内容上，在写法的要求上，在精神上继承赫尔岑回忆录的好传统，我们将为此而不懈努力。

具体来说，这套《往事与沉思》丛书大体上有如下的一些特点。

首先，丛书的传主，以当代的人文社会科学学者为主。这些学者尽管专业各不同，但他们都是研究人和社会的。观察社会，思考人生，本来就是他们的工作。他们通过自己的研究工作和生活经历，对社会、人生、时代必然会有独特的感受和见解，唯有作为一个研究者和思想者才会有感受和见解。这些感受和见解必然会给人以有益的启迪。

在写法上，丛书不仅要求真实地、生动形象地写出作为传主的每一位学者的生平经历、治

学道路、学术成就、思想见解,以及他对周围事物的看法、对人生的领悟和内心的种种感受,而且要通过这些尽可能深刻地反映出传主所处的时代特色、学术氛围、社会环境。这样,这套丛书不仅可以帮助读者了解作为传主的学者们的个人经历、学术思想、成就和发展道路,可以形象地了解他们作为活生生的人的各种感受,而且可以通过这些学者的经历、交往和活动,从一个侧面了解整个学术界的状况和学术的发展歷程,可以透过他们的思想和经历窥见当时的学术环境、文化背景、社会变化和时代风貌。因而,这套丛书不仅对研究这些学者本人极具价值,而且对学科史、学术发展史乃至社会史都有史料价值和参考意义。

其次,本丛书完全不同于一般的学者评传,它要求在内容和形式上都真实、生动并给人启迪。因此,在写法上不拘一格,以记叙传主的学术生涯、亲身经历、学界交往、研究心得、对人生的思考等为主,穿插生活逸事、各类见闻。

为了达到上述目的,仅仅掌握传主已发表

的学术著作和其他著作是不够的,还需要掌握尽可能多的反映传主生活和思想的第一手资料,如未发表的札记、笔记、文章、手稿、书信、日记等,同时尽可能多地对了解传主的各类人士进行采访,尤其是传主的亲人、好友和弟子;传主的亲人、好友和弟子有条件撰写的,便请他们撰写,而传主有条件自己撰写的,则尽可能采用自传、回忆录的形式。鉴于这些考虑,本丛书在选择传主时,主要考虑的正是是否具有这些条件,而不含有任何其他的意思。

总起来说,本丛书努力要形成的特色是:融纪实的形式、深邃的思想、生动的文笔、真实的内容、丰富的资料和鲜明的形象于一炉。这是不容易做到的。但我们有信心和广大作者共同努力,在实践中不断提高,使这套丛书的特色更鲜明,更有价值。我们衷心地希望得到广大读者的帮助。

我们编委会的任务是协助出版社做好这套丛书的策划、选题、组稿和审稿工作。大量的具体工作由责任编辑陈丽菲女士担任。华东师范

大学出版社对这套丛书的大力支持和陈丽菲女士的出色工作保证了丛书的顺利出版。这套丛书的专有出版版权归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所有,著作权归作者所有,文责也由作者自负。

最后还要说明一点,回首往事,本身不是目的。回首往事,是为了今天,为了明天。进行沉思,同样也是如此。在今天面临新的世纪之交的转折关头,我们需要站在今天的高度,去回首往事,去反思经验教训,去进行沉思。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在过去的基础上以更高昂的精神、更坚定的信心,去创造今天,去争取更美好的明天。

陈 启 能

1996年9月22日于北京

出版题识

在世纪交替的暮鼓晨钟声中,一段由父辈和我们共同经历的风云激荡的百年时光,正在逐渐定格而成为历史。然而,历史是现实的母亲,也是社会的生存环境,人类在历史的山光水色中徜徉,思想的土地由此得到无穷的滋润。丛书《往事与沉思》的作者,正是一群这样的耕耘者。他们在历史的幽谷与时光的河床上搜寻与堆垒,让飘散于历史风烟中的往事,通过他们的劳动有序地重现。这种重现,决不仅仅是对历史材料的绪理,更重要的是它们在不同的侧面体现了作者对社会变迁的审视,对人类个性、人格力量的一种思考。能够传达这部分学人的思考,使之备为一说;并为广大读者在传记的书海中陈列出一个新的书架,我们深感荣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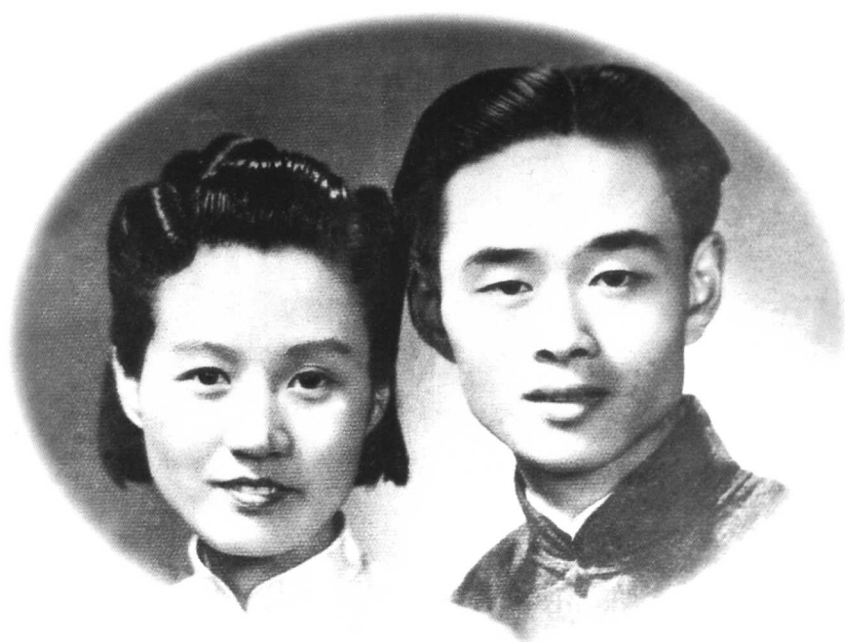
本丛书的缘起、宗旨、特点诸方面,已由主编陈启能先生在“总序”里,作了详尽的阐述,无需赘言。在这里,我们想着重说明的是:百年人事,沧桑几重,我们不能要求作者完全精确地重塑传主的面貌;同时,不可能、也无法将作者所用的资料和表达的认识与时人所见匡为一致。在这些作者中,有的是八九十高龄的老学者,他们丰富的社会经历和与时俱进的思想认识,本身就是一部令后人读之不尽的大书;有的是与传主在各种方面有着密切关联的学界后起之秀,他们掌握了大量的第一手资料,并依据这些鲜为人知的史料,叙述了对这一段历史的个体性认识。我们从尊重作者、存文存史的理念出发,从引发各种学术的争鸣以期人们的认识更接近于历史真实的愿望出发,将这部分材料

与作者对历史的认识完整地呈献于社会。此点尚祈读者诸君，有以识也。

我们深深地感谢学界的众多朋友，感谢丛书的各位编委，正因为有他们对出版社的支持与厚爱，这套丛书才能够在今日与广大读者见面。我们期待丛书的出版能继续得到各界朋友的支持，使之更臻完善。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7年5月



父母亲 1942 年的结婚照

朱生豪 (1912.2.2 — 1944.12.26)

宋清如 (1911.7.13 — 1997.6.27)

前 言

我很后悔写这本传的考虑开始得太晚了。也许因为我做的是工程技术工作，又一直比较忙，不大有往这上面想的机会。也可能是因为我半个多世纪以来跟母亲的共同生活，已经习惯于母亲把自己看作千千万万普通老百姓中一个最普通的成员，并且安于斯乐于斯的思想方法。因此当美国传记协会来信告知母亲已被推选入下一版的《世界杰出人物名录》时，我也几乎和母亲一样感到吃惊。当然，吴洁敏、朱宏达两位教授撰写的《朱生豪传》的出版，也一度使我感到父亲的足迹已经发掘得差不多了（因为在两位教授写《传》的过程中母亲和我确实认为是倾囊相助的）。

母亲去世后，我在整理母亲的遗物时，发现了许多我从未见过的文字材料。这些材料使我的感情受到了极大的震撼。父亲去世一周年和两周年时母亲的两篇祭文，每读一次都不能不使我热泪纵横，母亲收到的大量学生来信更是每一封都使我的心灵受到一次洗炼。我认识到，父母亲的一生正体现了我国一代知识分子的性格和命运。他们正直、勤勉，具有出类拔萃的聪明才智却又常常在命运面前碰得头破血流；他们执着、顽强，为了达到自己的理想与目标不惜付出一切代价而从不顾及自己的利害得失。因此，当朋友们建议并鼓励我为父母亲写一个合传

的时候，我动心了。

母亲在世的时候常常对我讲起过去的种种事情。我听的时候虽然饶有兴味，却从来没有认真记录过。到这时候，这些极为珍贵的具体细节都成了时间地点人物都十分模糊的“印象”了。在惋惜之余，只能从头开始，一方面仔细阅读研究父母亲留下来的每一张纸条、每一封书信，一方面抓紧时间向父母亲昔时的同学、同事、学生等征求材料，并在1997年年底到1998年间跑了上海、杭州、常熟、张家港、北京、南京、苏州、香港等地，访问了不下二十余位同志，还从上海图书馆查得了许多宝贵的第一手资料。材料的积累使我有了信心为父母亲写一本更详尽一点的合传，一方面借此来反映我国一代知识分子在即将过去的世纪中所走过的坎坷历程，给后人留下一点思索和回味；另外也尽可能地为我国文化界多保存一些第一手的史料。

母亲曾经对父亲作过这样的评价：他首先是一个诗人，一个爱国者，然后才是一个翻译家。诗人的才质使他有能力驾轻就熟地将莎士比亚这位天才诗人和戏剧家的神韵介绍给中国人民，而炽烈的爱国热情则是使他能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完成这一巨大工程，以至以身殉之的根本动力。

人们对父亲的了解，最主要当然是出于他在莎士比亚戏剧翻译上的成就。但是他的才能是多方面的，只是因为过早的天亡才使他的才能没有得到更大的发挥。父亲曾在给母亲的信中说：

——实在要是我一生下来的时候，上帝就对我说：“你是只好把别人的东西拿来翻译翻译的”，那么我一定要请求他把我的生命收回去。其实直到大学三年级为止，我根本

不曾想到我会干(或者屑于)翻译。可是自到此来,每逢遇见熟人,他们总是问,你在做些什么事,是不是翻译。好像我唯一的本领就只是翻译。对于他们,我的回答是“不,做字典”。当然做字典比起做翻译来更是无聊得多了,不过至少可以让他们知道我不止会翻译而已。

现在能收集到的父亲的文字作品,除了莎剧的译著外,还有幸存下来的大约 50 余首诗词作品(只占他实际作品的一小部分)、父亲在 1933 年到 1937 年间写给母亲的 300 余件书信(其中 236 件曾经删节等整理后出版过)、以及他在 1939 年到 1941 年间在《中美日报》社工作时所写的 1000 篇左右以宣传抗日为主要内容的时政短论“小言”。我在本书中对这几方面的内容都作了比较具体的介绍,希望能对父亲的文学成就有一个比较完整的反映。

母亲作为父亲在生活上和事业上的知己,在支持父亲翻译出版莎士比亚剧作的工作中起着不可或缺的作用,晚年又为重塑父亲的形象献出了最后的精力。但母亲并不仅仅是父亲事业的助手,她还有其独立的自我。母亲早年在诗歌创作上也有相当的成就,施蛰存先生对她的高度评价就很可以说明这一点,骆寒超先生也认为母亲所写新诗的水平并不亚于父亲。当然,母亲的一生更主要是一位“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的教师。她教过的学生数以千计,能和学生建立如此深厚的感情,受到学生如此热烈的爱戴,这是对她的辛勤劳动和广博爱心的最好回报。这个事实本身也为教师这一行业的伟大作了很好的诠释。母亲在 50 年代曾有调到高校去工作的机会,可是她最终没有去。在谈到与学术“成就”有关的话题时,母亲常说“我是一

个中学教师”。母亲深知这样的定位很可能使她与学术的光环无缘，才学再高，恐怕也只能一辈子默默地作“人梯”。但是她培养出的大量取得卓越成就的栋梁之才和普通的“螺丝钉”同样使她欣喜和满足。这正是母亲一生中最平凡而又最伟大之处。

回顾父母亲的一生，悲剧的成分似乎比较重。但“悲”与“壮”往往是相辅相成的。我觉得无论是父亲稍纵即逝的生命火花也好，还是母亲漫长而充满坎坷的一生也好，虽然都没有发生过什么轰轰烈烈的事情，但都是在悲中益显其壮。这正是我虽然力不从心，但要想尽力表达的主旨。

本书在写作过程中，也尽可能跟踪了父母亲的成长过程，反映他们的爱情生活，探寻他们的感情世界，将他们作为真实的“人”展现给读者。

本书所使用的图照资料，大多是珍藏旧品，也有一些是我自己拍摄的，还有少量照片，特别是我母亲晚年的留影，多为来访的朋友所摄，现在已无法一一辨识摄者了。虽然我相信这些朋友不会介意我将他们的作品用在这本书里，但还是要为未能事先征得其同意而表示歉意，并希望在方便的时候告诉我，以便我能用适当的方式表示敬意和感谢。

本书在写作的过程中，承责任编辑陈丽菲女士热情帮助，范泉、彭重熙、王福基、朱宏达、吴洁敏、范晓华等同志热心指导和鼓励，黄源汉、陈馥楠、陈宝璜、邹瑞、巫和林、唐佩渠、史曾瑞、厉晓放、钱旭洋、孙绳武、章伟祥、祝育华、卢菊英、褚元强、钱维权、许泽兰、蔡纪淑、陆晋三、郭巧卿、赵桂素以及许多未能一一列举的同志，还有上海图书馆及许多母亲工作过的学校单位都为我提供了许多宝贵的素材，我所工作的嘉兴毛纺织总厂和下属的嘉春毛纺有限公司及红宝针织制衣有限公司也都给了我热

情的支持,这才使我这个虽然非常喜欢文学,但从未有机会从事文学创作的新手能基本顺利地完成了这部“引玉之砖”,多少为以后的研究者们留下一点史料。我愿借此机会向他们致以衷心的感谢。